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一

釋編

六曹類

兵曹

貞觀中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

懷公弼公之徒外開並爲諸衛將軍

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寇兵蠻夷
戎臣常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戎臣常提兵居內
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
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
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度

凡有四
十萬人

三時耕稼，檢核耒耨，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

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
解勢披，人人自愛，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
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梓，
豈暇異略，自貞觀至于開元，未百三十年間，戎臣兵
伍未始逆篡，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
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請搏四
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
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
丹吐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七聖所食，求欲除之。

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

鏗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

乾燕七國近者
麻山漢國是也

居內則篡。

卓莽曹馬
已下是也

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其

置府立衛乎？

杜牧原
十六衛

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得二十九萬五千，揀十之七爲義勇，且籍民丁以補其不足。河東棟籍如河北法。其後議者論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止以爲城守之備。誠能令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分領，以時講習，寇至卽兩路義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

受敵則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銳兵矣。朝廷下其議。河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但當無事時，便分義勇爲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搖動衆心，非計之得。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或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眞者，親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敵不可戰哉？治平元年，宰相韓琦言：古者籍民爲兵，數雖多而贍至薄，唐置府兵最爲近之，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練習，與唐府兵何異？陝西嘗

刺弓手爲

以捷河北河東陝西皆控西北事當一體

請於陝西

州亦點義勇止涅手背一時不無小獲

終成長利天子納其言乃遣籍陝西義勇得十三萬
八千四百六十五人是時諫官司馬光累奏謂陝西
頃嘗籍鄉弓手始論以不去鄉里旣而涅爲保捷正
兵遣戍邊州其後不可用遂汰爲民徒使一路騷然
而於國無補且祖宗平一海內曷嘗有義勇哉自趙
元昊及諸將獲師相繼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
之地當是時三路鄉兵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議
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衣廩得勝兵數十萬聞教精

熟皆可以戰。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謂不然。數十萬者，虛數也。聞教精熟者，外貌也。殊不知彼猶聚戲。若遇敵，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耕桑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歛農民粟帛，以給正軍，又籍其身以爲兵。是一家而給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臣愚以爲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還。况陝西未刺之民乎？帝弗聽。於是三路鄉兵唯義勇爲最盛。宋志宋義勇民兵國家建都兵悉屯於京畿，更戍郡邊以虎符出納，其分布於諸路。有隸將兵有不隸將兵，當熙豐盛時，合

中外禁卒凡九十五萬人而土兵廂兵不在數焉自熙豐至宣和間禁軍闕而不補者大半而崇觀以來有事於西夏南平方賊北取燕山其所逃亡陷沒者又半之而靖康間金人再犯闕其潰敗損折者又不可勝數也建炎初勤王師萃于京畿者三十餘萬其大半皆良兵而朝廷不復檢擇留屯要害之地悉罷遣之其後建言乞募兵於河北關中京西東合十餘萬更番以衛行在既遣使矣言者謂不患無兵不當募遂罷今西北既復爲金人之所蹂踐而東南之人類多孱弱未知於何所取兵而可也既稍復方鎮之

制若使之募兵以備出戰將校偏裨皆預選任以時
訓練之又團結民兵以備守禦鄉村坊郭各隨其宜
剗刷官田如戶絕天荒屯田之類以養民兵之可以
出戰者如弓箭刀弩手之法然其要在於擇帥臣以
總之唐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弱燧
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
鎧必長議之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弓以後
親募殲賊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衝鋒
器用精銳居一年間廣場羅兵三萬以是威震北方
李抱貞之鎮澤潞也乘賊伐後賊重人困軍伍凋削

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閉月得介佃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不廩于官而府庫實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而李德裕之師蜀也當南詔入寇之後蹂踐千里乃料擇州兵之任戰者廢遺穉者什三四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精利率戶三取一人使習戰貸他役勿事謂之雄邊子弟其精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其士曰飛星鷲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二軍而威聲隱然震于西

南

季氏論揮帥以練民兵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宋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宋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秦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遼開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爲一隊長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

宿毫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
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
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
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
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宣
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
敵而潰所過鈔略甚于戎寇獨義勇隨其跡進退不
敢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與
朱文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
信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真謬計也縱賊入肝脾裏

何以爲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糧此間
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伏節而死耳郭聞之悚然某
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蘇大經論
民兵之利

熙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三年始
聯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爲一保選
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
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爲衆所服者爲都
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
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
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

舞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
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
彘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救律所
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類保合坐罪
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
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
人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
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既行之畿甸遂行之五路
以達于天下時則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
也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隸官期

日於要便鄉村都試騎步射並以射中親踈遠近爲
等騎射校其用馬有餘藝而願試者聽第一等保明
以聞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當年春天
一月馬藁四十役錢二千本戶無可免或所免不及
聽移免他戶而受其直第三第四等視此有差藝未
精願候閱試或附甲單丁願就閱試者並聽都副保
正武藝雖不及等而能整齊保戶無擾勸誘丁壯習
藝及等捕盜比他保最多弭盜比他保最少所隸官
以關其恩視第一等焉都副保正有關選大保長充
都副保正雖勸誘丁壯習藝而輒強率妨務者禁之

吏因保甲事受賕歛掠加乞取監臨三等杖徒編管配隸告者次第賞之命官犯者除名時雖使之習武備而未番上也五年判司農寺曾布言近日保甲數以狀詣縣願分番隸巡檢司習武技提點司以聞朝廷及司農寺未敢輒議願下提點司送中書詳審付司農具爲令於是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十日一更疾故者依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巡警元豐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以內侍省副都知王中正閤門使狄諮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爲教塲十一所大保長凡二

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藝置教頭一凡禁
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
斗一石爲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爲三
等馬射九斗八斗爲二等其材力超拔者爲出等當
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子戎械戰袍又具銀牒
酒膠以爲賞備三年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
保長爲教頭教保丁焉凡一都保相近者分爲五團
卽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長藝成
者十人褒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下以其一爲騎二
爲弓三爲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

人提舉以封椿養贍義勇保甲錢糧給其費是歲引
府界保甲武藝成帝親閱錄用能者餘賜金帛其年
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
六十六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省
舊費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緡
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賞爲錢一
百萬有奇不與焉凡集教團教成歲遣使則謂之提
舉按閱率以近臣挾內侍往給賞錢按格令從事諸
路皆以番次藝成者爲序率五六歲一遍獨河東以
金帛不足乃至十一歲上以晉人勇悍介遼夏間講

勸宜不可後。詔賜緡錢十五萬。時繫籍義勇保甲及民兵凡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帝又言節財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帝曰比慶曆數減矣。因舉河北陝西兵數慮募兵大小。又訓擇不精。緩急或闕事。安石則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臣屢言河北舊爲武人割據。內抗朝廷。外敵四鄰。亦有禦契丹百兵。何嘗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蕃息。又舉天下財物奉之。常若不足以當一面之敵。其施設乃不如武人割據時。則三路事有當講畫者。在專用其民而已。帝又言邊兵不足以守。徒費衣廩。然

固遣圍又不可悉減安石曰今更減兵卽誠無以待
急繆不減則費財困國無已時臣以謂儻不能理兵
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彊之理帝曰唐都長安府兵
多在關中則爲強本今都關東而府兵盛則京師反
不足待四方安石曰府兵在處可爲又可令人衛則
不患本不強韓絳呂公弼皆以入衛爲難文彥博曰
如曹濮人專爲盜賊豈宜使入衛安石曰曹濮人豈
無應募皆暴猾無賴之人尚不以爲虞義勇皆良民
又以物力戶爲將尉豈當復以爲可虞也陳升之欲
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

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當預立條制以漸推行彥博等又以爲土兵難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琉球討党項豈非府兵乎。帝曰募兵專於戰守故可恃至民兵則兵農之業相半可恃以戰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戰守。臣以謂募兵與民兵無異。願所用將帥如何爾。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察見羣臣情僞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爲用。不思無將帥有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爲用矣。帝曰經遠之策必至什伍其民費省而兵衆且與募兵相爲用矣。安石對

曰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募兵之法誠當
變革帝曰密院以爲必有建中之變安石對曰陛下
躬行德義憂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建中所以
致變德宗用盧杞之徒而踈陸贄其不亡者幸也時
開封鞠保戶有質衣而買弓箭者帝恐其貧乏艱於
出備安石曰民貧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則法所弗
去也往者冬闕及巡檢番上唯就用在官弓矢不知
百姓何故至於質衣也然自生民以來兵農爲一耒
耜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未有造耒
耜弓矢以給百姓者也然則雖使百姓置弓矢亦不

爲過第陛下優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聽民便爾
帝曰賞錢人所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
無怨如河決壞民產民不怨決河以壞民產則怨矣
帝嘗批陳留縣所存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
五人須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百姓買一弓至
千五百十箭至六七百當青黃不接之際貧下客下
安能出辦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築射埭又自辦錢糧
起舖屋每保置鼓遇賊聲擊民居遠近不一甲家遭
賊鼓在乙家則無緣聲響如此須人置一鼓費錢不
少可速持擲令止如元議團保覺察盜賊餘無行施

行鄉民既憂無錢買弓箭加以傳惑徙之戍邊是以父子聚首號泣者非虛也安石進呈不行帝謂安石保甲誠有斬指者此事宜緩而密帝謂安石曰曾孝寬言民有斬指訴保甲者安石曰此事得於蔡駟趙子幾使駟驗問乃民因斷木誤斬指參證者數人大抵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爲便則雖有斬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况保甲非特除盜因可漸習爲兵既人皆能射又爲旗鼓變其耳目且約以免稅上番代巡檢兵又自正長而上能捕賊者獎之

以官則人競勸然後使與募兵相參則可以銷募兵驕志且省財費此宗社長久之計帝謂什伍百姓如保甲恐難成不如便團結成指揮以使臣管轄安石曰陛下誠能果斷不恤人言卽雖團結指揮亦無所妨然指揮是虛名五百人爲一保緩急可喚集雖不名爲指揮與指揮使無異乃是實事幸不至大急卽免令人駭擾而事集爲上策帝遂變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帝曰河東修義勇強壯法又令團結保甲如何安石對曰義勇須隱括丁數若因團結保甲卽一動而兩業就今旣遣官隱括義勇又別遣官團結

保甲卽分爲兩事、恐民不能無擾、或曰保甲不可代
正軍、上嘗否、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然東兵技
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全
爲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爲農者
皆村力一心聽令之人、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
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虜五代
百姓困極、豪傑多以從軍爲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
軍中不復有如嚮時拔起、鬪公侯者、卽豪傑不復在
軍、而應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爾、帝曰兵
之強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強、安石曰世宗所

收亦皆天下亡命強梁之人。文彥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安石曰：以兵強天下者，非道也。然有道者固能強，能剛能弱，能強方其能剛強，必不至柔弱。張皇六師，固先王之所尚也，但不當專務兵強。爾帝卒從。安石議：帝曰：保甲義勇芻糧之費，當預爲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之費，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費，幾募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強率之勢，未可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既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死停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填，即爲可減。然今廂軍既少，禁兵亦不多，臣願早訓練。

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又爲上言今河北義勇雖十八萬然所可獎勵者不過酋豪百數十人而已此府兵之遺意也帝以爲然令議其法樞密院傳上旨以府界保甲十日一番慮太促無以精武事其一月爲一番安石奏曰今保甲十日一番計一年餘八月當番若須一月卽番愈疏又昨與百姓約十日一番今遽改命恐愈爲人扇惑宜俟其習熟徐議其更番且今保甲閱藝入等勸獎至優人競私習不必上番然後就學臣愚願以數年其藝非特勝義勇當必勝正兵正兵技藝取應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

勸心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知陳州司馬光上疏乞

罷保甲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六卿之法不然八百家纔出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

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

一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

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塲無

間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

縣不得闕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

正長以泥棚除草爲兵聚之教塲得賂則縱否則留

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廢盡也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以除盜乃更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王巖叟言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湯火未必皆法之弊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雖令冬教然

尚存官司則所以爲保甲之害者十分之六七猶在
陛下所不知也十一月歲叟言保甲行之累年朝廷
固悉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
釋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爲
異朔之併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尚存其患終在其教
弛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
焚髮撻之提舉司之指使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
毆笞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
惡人無聊生恨不得死劊袍市中買弓條箭添弦換
包指治鞍轡涼棚畫象法造隊牌綺架儼椅車圖典

紙墨看定人雇直均萊縉納借粒之類其名百出不
可勝數故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
虛語也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殺
騎終日馳驟往往餓廢以至於斃誰復敢言其或主
家倒因他出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管責之害或因官
通督追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
以有馬爲禍此皆提舉官吏倚法以生事爲百姓之
擾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意
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比
者保甲執拍使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

今猶未已十一月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戶五等已下
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殿中侍
御史呂陶之請也

宋志保甲議

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之兵形勢不接召發之際
交錯未便况健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隸定州真定府
路其勢倒置請以河朔兵爲四路以鎮定十州軍爲
一路合兵十萬人高陽關十一州軍爲一路合兵八
萬人滄朔七州軍爲一路合兵四萬人北京九州軍
爲一路合兵八萬人其駐泊鈐轄都監各掌訓練使
士卒習聞主將號令急緩卽成部分天子下其章凡

大名府夏竦奏鎮定二路當內外之衝萬一有警各籍重兵控守要害迭爲應援若合爲一則兵柄太重減之則不足以備敵又滄州久隸高陽關道里頗近瀕海斥鹵地形沮洳東北三百里野無民居非賊蹊徑萬有一警可決漳御河東灌塘淀隔越賊兵未易奔衝不必別建一路惟北京爲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內則屏蔽王畿外則聲援諸路請以大名府瀧懷衛濱棣德博州通利軍建爲北京路於是下詔分河北兵爲四路北京瀧懷衛德博濱棣乾寧州通利保順軍合爲大名府路瀧莫雄霸貝冀滄

州永靜乾寧保定信安軍合爲高陽關路鎮邢洛相
趙磁州合爲真定府路保深祁州北平廣信甘肅順
安永寧軍合爲定州路韓琦謂兵勢大分請合定州
真定府爲一高陽關大名府爲一朝廷以更新甫實
不報熙寧初嘗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等曰漢唐
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守備而已故邊無橫費
強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
一方重兵在西北天寶之亂出京師空虛賊臣得以
肆志也帝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過於管時其
勢如倒植浮圖朕亦每以此爲念也五年詔徙河州

軍馬駐熙州。熙州軍馬駐通遠軍。追召易集可省極邊軍儲。帝嘗曰：窮吾國用者冗兵也。其議徙軍於內郡以弓箭手代之。莫省邊費。程琳宋邊兵議

西賊有山間部落，謂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澗澗最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有平夏騎兵謂之鐵鷄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來，若電擊雲飛，每於平原馳騁之處遇敵，則多用鐵鷄子以爲衝，冒奔突之兵，山谷深險之處遇敵，則多用步跋子以爲擊刺掩襲之用。此西人步騎之長也。我諸路並塞之民，皆是弓箭手地，分沿邊土兵習於山川，慣於馳

驟關東戍卒多是硬弩手及標牌手不惟扞賊勁矢亦可使賊馬驚潰此中國步騎之利也至道中王超丁罕等討繼遷是時馬上用弩遇賊則萬弩齊發賊不能措手足而遁又元豐間劉昌祚等趨靈州賊衆守隘官軍不能進於是用牌子爲先鋒賊下馬臨官軍其勢甚盛昌祚等乃以牌子踢跳閃爍振以響環賊馬驚潰若遇賊於山林險隘之處先以牌子扞賊次以勁弓強弩與神臂弓射賊先鋒則矢不虛發而習穿心達臆矣或遇賊於平原曠野之間則馬上用弩撥射可以一發而盡殲

何童論上
兵之利

新史敘群盜亡唐其一因王處存定京師悲唐室屏翰皆爲朱溫剪覆甚於夷狄荆舒之害其二謂王重榮似霸而非其三惜楊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興王室其四鄙高仁厚田頔朱延壽材不足爲吳蜀之老夫唐自天寶失馭無故瓜分爲藩鎮夷虜盜賊據天下要會百餘年禍日深內有中官爲疽根廢立生殺出其手至於驕卒饑民相扇四起壞於黃巢秦宗權極於朱溫李克用禪劫特剽條敗忽成隨所建置之而得將相坐待滅盡豈有救法尚欲責重榮行密桓文之功而以管仲狐偃望其下耶當真宗

仁宗太平盛時已不敢保有中原至靖康果失之自建炎以後所願保有者江淮吳蜀而已然兀朮一渡江則江東西兩浙皆震蕩幾不可立中間凌突淮漢聲言渡江縱橫破碎難於補葺者凡數四焉夫極盛不免衰微之形已安常有覆亡之患所恃者惟有約賂請和堅守不背約耳况舊虜垂亡與新虜並行人事草創和戎未好直指江淮所在城戍望風奔遁我雖無虐政慝德可以召亡而虜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勢故余素論常欲於沿邊牢作家計壯固邊牆以保堂輿之安且兩淮沃壤形勝控扼直以當

視爲棄物。今若取淮五十里間，北其室廬，時其耕稼，什伍而用之，慮求必得於垣墜之上，長戟勁弩，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卧晏起，無朝夕之憂。

矣。

兼通論沿邊守禦

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卽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竇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沔，種世衡等，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旣成，賊來無所得，故元

土在之利如此

吳復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岷飲食長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其警急擊鼓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深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韓琦龐籍皆加意拊二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熙寧六年行保甲法強

壯弓箭社並行廢罷熙寧七年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捕木界及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全籍此等晝夜防拓灼見弓箭社實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皆是人戶

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損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非若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力盡則北賊豈敢輕犯邊若如入無人之

境

蘇軾論河朔沿邊宜用土兵

慶曆二年知青澗城种世衡奏募蕃兵五千溼右手虎口爲忠勇字隸折馬山族言者因請募熟戶給以禁軍廩賜使戍邊悉罷正兵下四路安撫使議環慶路范仲淹言熟戶戀土出護老弱牛羊遇賊力戰可

以藩蔽漢戶。而不可倚爲正兵。大率蕃情黠詐，畏強凌弱，當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倚爲正兵，必至驕蹇。又令蕃部都虞候至副兵馬使奉錢，止七百，悉無衣廩。若長行遠得禁兵奉給，則蕃官必生微望。况歲罕見敵，何用長與廩給？且錢入熟戶，蕃部資市羊馬青鹽，轉入河西，亦非策也。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勇。

猛爲便議，遂格。

范仲淹論熟戶不可倚爲正兵

帝曰：岷河蕃部族帳甚衆，倘撫御咸得其用，可以坐制西夏。亦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者也。陝西極塞，儻會合訓練爲用兵之勢，以懾敵人，彼必隨而聚兵以應。

我頻年如此自致困弊兵法所謂佚能勞之者也安
石對曰朝廷當先爲不可勝聚糧積財選兵而已新
附之羗厚以爵賞收其豪傑賜之堅甲利兵以激其
氣使人人皆有趨赴之志待我體強力充護行而西
將無不可者

王安石論用
西邊養兵

夫欲知外蠻之情莫如用兩江州峒之民率兩江州
峒之民莫如責兩江州峒之首首上之人未必盡知
知之未必能有用之未必能盡其才此所以熙寧中
交成長驅圍邕州城凡四十餘日而兩江州峒之酋
偃然坐視無一人出力率衆以爲之援助者大抵峒

首畜積豐足所以好名而不甚嗜利可以賞勸難以
威勝爲邑守者刑法苛察則怨望必生體貌高嚴則
下情不達齎其貨財則不足以致其力略其功賞則
不足以盡其心此其情不可不知也若夫嗣民則性
氣愚弱而生事苟簡無懷土之思冬被鴉毛木棉以
爲裘夏織蕉竹麻苧以爲衣團飯掬水終日饜飽屋
不置竈不穿井不畜糧其養生喪死之具悉穴土以
藏謂之地穴高險崖巖之上各安巢穴一有寇至舉
家以登謂之山寨爲邑守者少科率其力役寬禁約
使之易避厚勸賞使之樂趨則居處得以安事藝得

以精不然則去而之他州峒入外界者有之矣今兩江團結係籍丁壯十萬餘人左江如安平州七源州思明州西平州籠州祿州古甌峒羅徇峒武德峒右江如田州凍州兼州隆州忠州安德州則曾經戰鬪人人可用外蠻嘗畏之若其餘州峒則強弱能否相半耳其酋首之家最得力者惟家奴及田子甲也因攻打山獠有以牛布博買有因嫁娶所得生口皆以男女相配給田與耕專習武藝世爲賤隸謂之家奴其選擢管內丁壯事藝精強之人與免諸版科率工役則謂之田子甲又謂之馬前牌大州峒有五百人

其次不下三二百人皆自衛之親兵也

王安五論
管事宜

海門秀州金山爲江浙海門之要衝連亮所謂夜半過海門山未明抵我京師者指此定海虜舟由海北岸來則至明州定海海鹽虜舟由海南岸來則至秀州海鹽土山江乘建康上元縣東南三十里有土山西北十七里有江乘蔡謨備石季龍處料角石港沈與求謂水勢湍急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者指此蔡謨備石季龍晉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沿海諸縣朝廷以爲憂蔡謨遣徐元等守中州并設募取季龍舟船是時謨統七千人所戍東止土

山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十餘處
蓋季龍謀出海道口趨建康如土山江乘此其要津
也願浩言避寇不如禦寇宋朝建炎四年虜退呂願
浩言朝廷集海舟于四明必爲避寇之備夫避寇固
當預辨然禦寇之計尤不可緩防海委沿江太尉言
者論防海利害莫若委之沿海太尉及民社兵大抵
海舟不能齊一來集而繫之必可成功詔從之沈與
求備海紹興二年遂豫於京東造舟沈與求言海道
當防言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
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如通州料角泰州石港水勢

濶險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倘於此爲
備盡拘水手則虜亦烏能衝突望廟謨早定詔付順
浩仇愈爲沿海制置先是創沿海制置使以集撰仇
愈爲之建司於浙西呂順浩言近創此司最爲得策
然虜舟從海東來有二道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
海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
令愈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張浚條海道利
害十年福建安撫張浚條海道利害大治海舟至千
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汪澈論備海道三十
一年澈言嚴備海道以過其牽制李寶駐江陰命浙

西總管李寶駐江陰以防海道李寶海州之捷七月
逆亮遣蘇保衡統水兵由海道將趨二浙鄭家奴副
之寶遣子公佐同將官邊士寧潛入虜境何動靜士
寧回言公佐依歸正言魏勝待海州矣寶大喜趨其
下乘機進發寶舟師至東海縣時虜圍海州寶麾兵
登岸虜驚引去時山東豪傑王正修等爭應爲援寶
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虜舟已出
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卽南不知王師猝至
寶禱于石曰祈風助順丙寅風雨南來衆喜爭奮引
帆俄頃過山薄虜虜驚失措虜帆皆以錦纜爲之彌

亘數里忽爲波濤捲聚一隅窮促提兀無復行次竇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人不及者猶前拒竇命健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瘡之降者三千人獲元顏鄭家奴六人斬之惟保衡未發舟旋自經死得獻議造卅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皆淮浙奸民爲虜嚮道有竇欲來遮閉亮已濟淮旋駐東海視緩急爲援葉義問論土豪軍義問爲報謝使回言今江淮旣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蓋土豪諳練海道之險夷海之食利能役使船戶若雜以官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欲於沿海要處分寨以

土豪爲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軍

阨於塘岸之口此策之上也

考索
海防

世祖之時海宇混一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海則名藩列剗又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世祖中統十六年定上都戍卒用本路元籍軍士國制郡邑鎮戍卒卒皆更相易置故每歲以他郡兵戍上都軍士罷於轉輸至是以上都民克軍者四千人每歲令備鎮戍罷他郡戍兵同知瀾東道宣慰司事張鐸言江南鎮戍軍官不便

請以時更易置之。國家既平江南，以兵戍列城，其長
軍之官皆世守不易，故多與富民樹黨，因奪民田宅
居室，蠹有司政事，爲害滋甚。鐸上言以爲皆不遷易
之弊，請更其制，限以歲月遷調之。庶使初附之民得
以安業也。元志元
鎮戍

唐太宗謂蕃兵唯勁馬奔衝者，六國時燕趙邊朝始
用之。秦遂有騎卒將，曹操始爲戰騎，陷騎遊騎之法。
且云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此書論戰騎翼
其兩傍，掩其前後，全是後代暴陣拐子馬事，非古法

也。周士隆
論車戰

林氏曰漢初民出善賦以備車馬又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疋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橈桃居塞則致馬千疋于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疋旣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刑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毋而

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蓄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立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籍民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騾，曳負石至玉門關，輪臺之恨始修馬令，吁亦晚矣。

通考漢馬政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崖驛，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失者，十入萬，四年，景雲二年，詔群牧處

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自命王毛仲
領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
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愛降
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
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王族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
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唐志唐馬政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二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言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但北則薊遼宣大等處南則閩廣等處風土既殊事體亦異宜於數處之人各擇有才力知兵事者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慮既無所不周至于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士馬彊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真僞可一問而得。詔如議行。

華銓夏
官議

高皇帝特設翼元帥府統諸軍已析翼府中軍及左右哨左右掖爲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初既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胡騎司實彙令旗二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令演習立神機營曰三大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兵部奏請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後兼用內臣神機火器特令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摠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指揮內推選置教場於京師時操練而調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

擢於京師。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練，以備警急。調用名曰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坐營等官做大營制，而更命本兵尚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英宗復位，罷團營，復三大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三年復置，分爲十二團營。其老弱不堪戰陣者，曰老家，住營備作。正德六年，更爲東西兩官廳。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兩官廳。復祖制三營，更三千營。其樞其三營司哨掖等名，及諸內臣俱裁革。而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佐以文臣一員曰協理。其下設副參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兩官廳之兵悉歸五

軍營而實彙令旗等項則仍隸神樞營也。又命以新募兵四萬人分隸神樞神機營其副將各正一員而增能戰之將六員分領操練。至於今不變此營政沿革之大略也。列廟以來卽不廢簡閱之舉顧未嘗以大閱著爲令。獨莊皇帝銳意飭武准自隆慶三年爲始於季冬農隙之候聖駕親臨閱視甄別將官以爲黜陟賞罰誠爲曠典。今上御宇之九年亦曾踵芳躅一舉行。今之營規每年以二八月十五日上操五十一月十五日止操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二十

六日各營將官分日輪操調之分操先是科臣張鹵
疏論教演虛飾議准三大營內弓箭鎗刀火器等藝
各擇精熟者立爲教師加月糧以示優厚總協大臣
凡遇合操之時各入一營面加操演操畢仍掣留一
二枝在營射打馬步兼試務盡一日之長其分操聽
各將自掣本營數隊一體竟日校閱每見歲時殿最
何常以軍士能否第教師之功又何常以教練多寡
第將官之績如原議所云全無教練者革教師名糧
降將領祿級祇託空文未覩實行目今計在營見操
諸軍僅僅十萬耳願軍不必皆土著而類多江浙

民名不必載尺籍而半屬坐頂濫餼將官或利收川錢明知市棍包當任脫伍而不問又或虛增軍伴浮開月支糧數遺津要以市情是以食糧則有名在營則無軍營衛之冊兩不相對清查之法莫如春秋聽揀補于戎府丁壯卽與替役仍責營官以稽查而冒頂有罰又一面關會驗軍廳有名卽與收補不則行衛勘報而稽勒有罰在兵曹舊冊不載者黜名在下糧廳軍冊不對者扣糧今吳恆成習無敢有責營軍至二十棍者若網打貫耳等令則自來京營所聞且例稱較藝營陣旣竣各號頭令抱牌員役壯

大將臺處具稟放砲散操不然者巡視重加叅治而今率弁髦之國初徵取四都司官軍一十六萬輪戍京師蓋以強幹弱枝習士卒於勤勞備援兵於緩急意至遠也如大寧之撥守薊鎮亦資擺堡之用或留墾荒或留濬河亦可資實用而省行糧乃今接年逃故軍樂買閑而官利津貼來者不堪衷甲至則逃於工作焉聞之領班官之虛額冒糧也預住積猾於京師密收無賴備點鬪軍當上班俱有頂替鑽撥工役旋用賄免而所領月糧鹽糧且半潤私橐矣此其在營營額虛在工工額亦虛獨以與中貴人相比周

弊且牢不可破非法也。先是臺臣劉思問欲申部議，每班將各精壯軍士挑選三枝，每枝務足三千員名，各照原分營分令各都司督同劄付官統領，專一在營操練聽候調遣，仍移咨工部并內官監。今後遇有重大上程，必須會同兵部并戎政衙門議請酌量撥給，不得徑議撥用。願今查驗不精，差撥任意，而班軍之在伍，僅猶餽羊耳。欲求如孝宗朝力爭占役，寧冒不恤大工之謫。若劉忠宣其人者，胡可得也。夫自什伍而上，第加鈐制，以總奉約束於元戎，此陣法也。亦政體也。以今三大營六副將而統各分屬，似有上

一之分矣。顧無論參遊佐擊號頭所轄軍數相等也。自寬文綱各率所部教演，遂致人自爲攻，漫無綱紀。且如號頭以上稱副將曰兵主，而副將稱號頭以上皆曰老先生，相見長揖不引避，則儼然班儕矣。至於採訪賢否，不獨參遊佐號得關雌黃之口，卽下而中軍踈而兵馬皆竊操之。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間隊出矢砲自車隙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卽此完局。聞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卽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

俟敵來攻。僅爲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法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而京師又簡方觀望。故天下陣法大致。都相彷彿。每當大敵。多怯弱而不前。無乃溺於風習之故歟。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虞時之閏補偏救弊。皆賴于此。故變化不可窮。蓋假令止於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近本兵且徼以處劣轉者。如云某考中下轉京營。又云某不堪外用。處京營。卽有豪雄自喜輩。人不復施眉睫矣。且也祿最薄。

法不得議增而諸費復夥獨是京衛執袴就室廬之
便願居之其監鎗中軍千把總等缺由營推者多幸
補不具論論其大若大號頭以上亦且結爲京黨工
排擊自固卽邊腹故不乏真將材率未嘗收萃中樞
而處以散地亦安從駕馭之以盡其才乎王副將有
言計今營中副叅遊佐號頭共三十有六而合巡捕
營總叅近四十人則曷不收羅海內豪傑之士倣吏
兵二曹補缺例十三省各選知兵良將二人共二十
六員兩直隸合用十人衛邊大省量增一二人俾四
方聞見湊集一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一遇邊警或

盜賊竊發，俾各陳其地之險夷，敵之情形，卽自營中授以闡外兵機，旣不難坐籌倉卒，亦無煩徵調主識將將知兵樞機之地，得筭常多，諺有之：京軍謂之眉毛軍，去不好看，留不堪用。嗟嗟！是何可聞於鄰國哉！管輔臣張居正請飭武備，疏云：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皇主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談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

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著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具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玩怠。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數年。虜可圖矣。莊皇帝允其請。大閱之舉。于今爲勳華。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建太僕寺於滁州，設卿少卿寺丞等官，所屬監十四，群九十八，職惟馬政。是司牧養，草生馬匹，其養戶俱係近京民人，或五戶十戶共養一匹，是謂民牧。飛熊廣武英武等衛，每五戶養一匹，是謂衛牧。皆名曰戶馬。戶馬者，編戶養馬，皆以公廩放以牧地，居則驟駒，征伐則師行馬從。諸司職掌所稱廩牧者，也有虧欠倒歿者，令買補。年終寺卿比較官員怠惰，人戶奸頑，後又以牧監群馬歸有司專令民間孳牧。太僕寺督理焉。又建行太僕寺於華平。

及遼東山西甘肅各有卿貳丞簿有監苑以牧邊馬
文皇帝遷都於北設太僕于京師敕建北平苑
馬寺又設遼東甘肅陝西三苑馬寺倣戶馬初制而
更其名曰種馬視毋騾駒選駒搭配牡十二牝十八
會典所稱孳牧者也定南北及邊衛養馬例北方每
五丁養馬一匹十四匹立群頭一人五十四匹立群長一
人管領牧養南方江北每五丁養一匹江南每十丁
養一匹各免其糧草之半又令薊州以東至山海等
衛屯軍各俵與種馬一匹餽養免納子粒有倒死孳
生不及數者償如例但遇災荒每群聽以三之一納

鈔尋又定二歲納駒一匹自是馬漸蕃息宣德中視
國初加倍矣蓋常合二祖制度觀之總之牧於內
地者以給京師之用牧於外地者以給邊方之用寺
臣受其籍帳而時程督其登耗閑逸之數慮其不足
則又易之夷皆以克軍實京營邊鎮無乏馬一代規
模宏遠矣列聖議買俵議折色蓋不一焉至極言
北方養馬之害則有先臣丘濬者備陳南方種馬之
苦則有先臣翁大立者夫種馬之設百餘年間行無
異議正德二年忽議買俵不問徵稅正德二年寺臣
武金始議賣革而賣者強半萬曆九年寺臣裴應章

主議騾駒宰輔張居正力主隆慶二年盡賣之詆而
革者殆盡嗟嗟種馬既賣馬政亦廢種馬之弊非馬
累之也官累之也民自累也考之嘉靖中泗通二州
興化鳳陽臨淮盱眙四縣曾經 題革然猶曰

祖陵重地兼之地方卑濕水災頻仍不宜馬故也而
可槩之諸郡邑乎 祖宗初制馬之途非一自廐牧
孳牧外又嚴關換以慎其出折糧進貢收買以廣其
入永樂初開市遼東正統間中鹽靈州而納馬入監
納馬贖罪時一舉行今折糧已不復矣迺併種馬而
廢之問臣楊時喬馬政一書反覆嗟悼誠有見哉故

愚以爲復之便。但馬種旣已星散。召聚又難卒辦。茲欲於買俵兌養之間。求所爲補徧採弊者。其罔卿至尊。臚也。晉唐有張萬歲。王毛仲。而馬一盛於貞觀。麟德。再盛于開元。故廐號飛龍。禁中皆天閑之選。群成雲錦。東封增玉輦之光。及二子廢而馬遂衰。至括馬城中。以禦虜。市馬河曲。以伐蔡。人之所係固如此矣。我太祖初設卿貳。親爲敕誥。以諭之。蓋其重也。今宜遵舊制。簡譽髦。至於行太僕苑馬衙門。尤關邊馬重務。不可克以匪人。視爲散地。當比太少。以京寺之重處。正長以科目之途。委任責成。晉楊一清深思馬

政大壞稽舊典與復之奏黜寺臣之不職者而簡布
按二司叅政副使薦補卿少 國初草場牧地在京
管則江北湯泉燕山茂陵等衛各置草場於京府州
縣各有椿棚鍋甕槽鏹在邊牧則東勝以西至寧夏
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
至大寧鴨綠紫荊等關封圻原野山場腹裏皆軍民
牧地 祖制昭然卽所封之王不得占爲己場內外
官豪不得妄指奏討緣傳世既遠紀法漸弛或侵占
於權要或乾沒於泥沙正統間雖嘗清查卒因循不
可復夫今天下全盛也汧渭之區自若也冀北菑穉

馬鄉今業爲帝畿中原平曠一望萑蒿夫孰不宜
孳牧也者誠委廉能官吏勾查勘實還其舊額芟其
蕪穢並置苑而廣牧之唐馬之盛日可冀已俵馬者
以種馬騾駒俵其良者起解以備用也未樂中俱搭
配補種餘卽變價入官以俟湊補給賞實廐之需未
有解俵者解俵自正統始蓋以虜變取馬一時不至
難以應猝始於孳牧內歲取待用寄養畿輔以備不
時調充正德中遂專於買俵然猶係種馬額數出銀
自全賣後則一槩將丁糧均派正銀給馬戶買俵矣
迺其弊滋多蓋州縣俵馬一匹價二十四兩盤費六

兩春秋二季解京凡出示驗馬之日馬販爭獻其馬
正官擇大青大白及赤馬三尺九寸五分以上至四
尺者印之印烙之後坐索馬頭高價有至七八十兩
者少不下四五十兩至催馬之公差馬科之胥吏看
馬之獸醫索賄種種猶其小者惟積年衙棍代覽包
儀百計措勒巧取至京衙門打點歇家驅騙或驗不
中揭銀買償率嫁禍馬頭至一馬費百金有餘矣清
平令杜承芳議每年正官預選馬頭預給三十金彼
用十五金以上買合式馬多不過二十金餘備草料
路費先喂以草及香料俟腹大加以大料發應臨期

自解則上不病官下不病民矣本一馬也今日關節未通則稱老病不堪以致退出明日關節已通則稱齒少無病以至驗中狡獪莫可窮詰以省直百千馬匹寄之齊人呵報呵病卽病呵老卽老呵中用卽中用朝廷徵解俵馬原以待用豈爲此輩開騙局乎洪武初孳生備用騎操折易并進納馬匹俱印烙以防奸僥舊例兵部請旨差公侯伯或駙馬一員兵部委官一員印烙景泰間革去侯伯等官差御史二員同太僕寺分管寺丞印俵近來徵銀買俵各州縣自印起解卽封原印隨馬送寺轉分管少卿查驗如

式照收已乃印烙發寄養地方如不合式或道遠涉餒養不及仍限日再驗果不合式卽發回另行買解以此定各官賢否舉劾差來官吏卽行賞罰務求合式庶免遺累寄養人戶寺懸在寺臣異同或以律制滋弊耳宜令少丞同處查驗嚴加防閑則妄報者既不能逃其鑿而請託者亦無所容其私弊亦消矣驗烙何可不公也一善寄養以葶繁息寄養馬者以解俵發之民間牧養以備用者也會典載京府舊有種馬而無寄養正統中旣廢繳俵者發寄正德以後遂以買俵者發寄種馬存時民之所苦在解俵種馬

革後民之所苦又在發寄。於是日望調免去暨不發耳。顧防守須馬自俵民稱寧息而官騎空虛守禦何備。獨有寄養者在。奈之何其盡去也。惟在有司軫念民瘼。曲加體恤。俾民寧而馬亦息。祖制旣免糧草。又免牧官羊。近例五年一編地。多殷實者爲馬頭領。養次者爲貼戶。地少戶貧者津貼草料。各州縣攤派。謂之月糧。但有司能潔已者少。或至需索供應。馬孰從而聽息也。謂宜在民則彼此相貼。無累戶頭。在官則如數早給。無累編氓。在貴戚勳豪則均令津貼。無交累官民。祖制太僕寺俵寄馬匹。給克團管騎操。

防守 都城拱護 陵寢有事征討入衛應援勤主
之用不爲各邊設以各邊自有太僕苑馬寺都司衛
所種馬及市易夷馬在例無奏討嘉靖二十九年荅
廖公犯順擁入都城而昌平鎮以守陵薊鎮以入衛皆
皆支給後遂以爲例萬曆二十三年遼東以征倭馬
數損多亦暫補給後又以爲例夫借討者旣以馬非
已物恣意作踐甚至通同軍兵侵尅草料何所不至
非善計也查宣德元年以前太僕寺孳生馬駒一十
九萬七千四百八十四匹自種馬草後邇來東西兩
路寄養州縣馬僅僅二千有奇猝然有警縱萬軍雲

屯星馳電擊能以徒步逞乎且貯銀以爲馬用也各
省直所解馬價折色子粒椿棚草料銀貯在常盈庫
者曩不下六百萬今不滿二百萬矣日借支日糜費
內貯耗而外廐復空烏稱太僕哉謂空盡塞殉寶取
完逋負准成周馬質之制平其價而召買之庶可挽
凋耗而豐盈近有議多徵本色者與其多徵之而儲
于府孰若均買之而儲于馬蓋解自民其費倍徙買
自官其價猶平召買何可不議也凡發俵領養豪戶
不肯養下戶不敢養非市井無賴者不養養而又不
與准質卽有月糧轉手以空馬不飽擬至於輪養則

代無恒主，奸弊朋生。馬歿，甲曰乙，乙曰丙，率謬巧以避追賍。若夫京營領養者，官借人以市情，軍雇人以市利，終目不見芻豆而夜啖以糟，至關撥征進之馬，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卽三四歲或一二歲失者又不深罪，奸人戕馬以避戰，有稱半道而馬斃者矣。懦將棄馬以餌敵，有稱馬斃歸伍以全身者矣。凡俵馬寄養於民而兌於軍，兌者以發之先後爲次第，而要辨肥瘠，不早兌則有守候不支芻豆不給之苦，而民病不臆壯，則有騎操不前，倒失追補之患，而軍病當兌時，馬戶利於速收，軍士利於得賄，賄則私通，至

於預行揀選。坐名以請。不則抑勒。以至臨時揀擇。紛
紛不定。今宜於調兌日。查照發養年月。挨次酌行。上
臆先兌。次臆令餒養。以俟下次。如果羸瘠。病不堪
引重戰陣。不得徇情而強之軍。果壯駟可用。軍士故
意留難刁賸。亦不得任意而難爲民。近聞南方有藥
發臆。可經二三月者。過此瘦損倒死。亦云有藥可解。
然雖存無氣力。難任重。尤當稽查嚴禁。使僕戶不得
以之貽害養戶。養戶不得以之貽害兌軍。自種馬法
廢。而本折議行。第民情便於輸銀。而不便於解俵。况
銀多。則戶七兵三之額易足。而利在關支。馬少。則戴

芻秣粟之用無煩而利在養戶。此皆各有所備。主未
可持爲定論也。近題本色有謂當三之二者。有謂當
十之四者。有謂本折半者。今宜照相半之說。而權之
如順天之真定。順德。河間。大名。永平。廣平。山東之濟
寧。兗州。河南之開。彰。衛。歸。俱五分。派。龍。驤。七十二衛
俱照衛分派。南直之廬。鳳。滁。和。江。浦。六合。俱以三分
派。淮。揚。二郡以一分派。此又因南北地利所宜。而權
其多寡也。夫馬之登耗。草料隨之。既有馮而憚於印
烙。則恐以虛名而冒草料。今宜照近年額餉事例。俱
令寺臣稽考。倒成者必呈報驗皮。買補者必呈報驗

印仍將馬數送戶部以憑關支料銀。至於四衛勇士營馬凋耗日甚，清楚更難，請補之日酌量免給庶錢糧不至冒支。馬匹俱有實用，太僕志曰：苑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廄，則內馬無節。會典拊孔馬以供內府膳羞，御馬者以供御乘。上陵者以駕詣陵，此三者祖制皆出御馬監二十四廄。後或取諸太僕寺，而內廄爲徒設。又歷支草糧無所節也。舊章謂何可謂冒濫極矣。萬曆十四年御馬監太監高相題討馬匹兵科王三餘力陳其不可。故惟道成意以停濫討，則太僕之職有專，而樽節愛

養之道行矣。至出府者以特頒給驛者以邊報常規俱在職掌何可不專也。大明律有馬歿不准除之例誠嚴矣。至凡租金有恩蠲及災蠲馬金有災蠲無恩蠲卽蠲必轉移相抵所以重軍賦也。然立法雖嚴而忠厚之意亦未嘗不寓者。晉太祖軫念江北馬戶給鈔優恤。又命官覈貧丁歸屯。選軍士有丁產者充馬役。仁宗時六師歲出擊胡。責納駒急。軍士在營妻子莫能存。乃大痛之。命官爲贖還。且寬責驗之令。宣德中太僕寺請遣官覈馬。上召諭之曰。馬當於民必寬民力而後可責之馬。成化中詔諭兩直河

南旱今歲免比較。孽生馬我。皇上。冊立軍恩。詔
順天府錦衣衛京營巡捕各養馬處所汰其老弱。免
其比較。停其追徵。國家九邊東起遼東西至甘肅。設
有行太僕寺四處。惟薊昌宣保不設行寺。專以少卿
領。勅提督倒換循環題奉。欽依。具有成案。何乃
視爲故紙。而依期登報者少。近少卿陳于貞所議。其
驗年不報則密雲奇兵坐營。宣府援兵等官也。數年
不報則真定營薊州守備等官也。若不及今申條。則
此馬將來終歸烏有。祖宗成法。詎令其阻格至此。
夫點關久廢。體取辦於循環。已非法制之初。然餽羊

之意猶存若一槩併而去之謂此簡濶何宜照會典
所載各邊鎮騎操馬匹置立循環送寺倒換稽查宜
府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窩遠各兵備道就近點閱春
倒失數多者該將領聽其叅究踰年數年不報者寺
臣徑自提問庶官軍不至玩法而馬政不至耗弊矣
邊馬何可不重也一復金牌以易番馬 國初立茶
馬司於川陝等處命曹國公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
定令制金牌信符以防詐僞三年一差聽各番合符
以應發馬交納蓋虜人嗜乳酪隔氣底滯茶性通利
能蕩滌勢所必資而邊境得虜馬團操爲武衛戎得

茶不足爲中國害。中國得馬，深足爲利計之得者也。夷背中國，則不得茶，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師遠矣。矧於是時以國重，既定茶法，彼其納馬，不曰易茶，而曰差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庸，示職貢無可逃。國酬以茶，不曰市馬，而曰勞賞，謂因其供貢而賚予之。體統旣尊，威稜自振，後停金牌信符，馬漸不至，縱有所易，商茶多僞，鮮得霜蹄，其宜大延緩之互市，我給彼以敝繒，彼給我以玄黃，何裨實用。噫，唐玄宗易馬於突厥，馬雜胡種，益壯今兵科，現有金牌二面，規制字循，典故所載相同，宜查照舊例。

遞發巡茶御史遵奉施行勿增數以貽累苑牧勿惜
茶而虧苦番人晉漢武帝數擊胡士馬死者十數萬
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
以差次出馬天下有亭亭畜字馬歲得息已又令民
牧邊者得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十一會匈奴渾邪
王來降天子發車騎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貰馬民
或匿馬馬不具帝怒發斬長安令右內史黯曰令無
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帝默然當斯時內郡馬不
足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馬不足發酒泉騾駝出玉
門關今天下馬乏矣所望者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

群猶可以佐縣官之急而中官爲梗倡言名馬之權
至今閭閻不敢畜市廛不敢易則安在其得名馬也

梁斗輝馬

政議

該科臣題准分發撫按等衙門勘合不過二十五道
總兵等官不過四五道然事屬駕司必關書吏之手
每當印發時輒于額外多印盜賣一紙又火牌之制
專爲飛報聲息爪探賊情而設惟兵部與各邊總鎮
得而用之止許一人一馬給與飯食凡經由水路與
不係軍情不許擅用劄甚嚴也今則部中先自輕給
印 駕帖所差應給勘合者率苟且給與火牌多填

夫馬廩糧夫先自壞其例外將何以遵守乎是以山東驛傳道來三聘議查衙門自制火牌不准應付火牌在水路亦不准應付卽兵部真火牌驗有公文冊包與牌內所填事件相合姑准加馬一匹如官與廩給一分承差與口糧一分斷不許兩支凡執有勘合又有各牌護送者止准勘合應付不許照牌重筭折乾又公差執有兩牌稟止准應付一張如無背包文冊不准引馬又過客驛已辦飯不許將廩糧重折乾又廩糧飯食水路縣驛不許重支又水路討馬陸路討吹手藍旗俱如例不許應給 高皇帝定品官行

李皆有勛數。今承舍大包，往往歷損馬匹，而官亦有瓜李之嫌。合定包之勛，兩過者不准應休。大都皆由於前站前站者，率積慣走差之人，假名執受，實營窟壑。且如旱驛一到，便於額外索常例馬數匹，折乾矣。正數騎坐馬，又每匹索借馬錢，必飽所慾乃止矣。不然者，或將本馬打過前路，質當店家銀兩以去，有司又不嚴質當官馬之禁，致令恣爲措索，又不然者，割馬耳，截馬尾，馬且立見瘦成矣。若夫水驛官船一到，則船頭有索，行厨有索，長行吹手有索，家人有索，或頭驛官，或毀驛器，既索趕絳馬，又索趕夫錢，多者以

兩計若馬快進鮮等船甚且以十數兩計皆登報之
所不敢載也竊計早駟額設馬騾多百匹少幾十匹
止矣馬價多者如北直金臺河南衛源等州各雖七
八十兩半苦協濟之拖欠乃湖廣如漢江鄖城等駟
每疋價僅二十四兩即議幫以望甲仍苦不足而短
差長差無日無之若夫夫銀每名每日多不過三分
而駟所中一切雜費皆以取給夫所實領十不六七
計馬直有不足供芻豆顧值費者計夫值有不克克
竟日餓口資者况又重之以箕歛益之以怨毒乎
高皇帝之食馬戶水夫必驗戶糧糧百石領馬糧五

石以下當夫類皆殷實戶。無妨悞公事者。今則一乘
徵銀募人承當。而所稱馬頭拉頭。往往市棍包充。或
或一家而攬馬數匹。又或領價而全不買馬。臨時雇
借他馬搪塞。又或巧計掉臂去。或一人而攬夫數
名。差到旋爲僱人。又或將夫銀隨領隨費。急則倍息
揭借。而勢豪輩因以漁利把持。在錢糧之關。給也。業
苦不獲如期支領庫胥。或將官銀詒放驛債。取厚息
比領矣。而諸役又有常例之尅。有司不無秤頭之除
許實領者十曾不能七八也。且也驛傳道旣四季報
循環簿。倒換矣。而本府有報撫按有報。其他相關衙

門亦復有報在。史書並得執筆議參罰高下其手
又非可以空文求免也。費且復不貲。况驛官祿入曾
幾何。若北直保定屬驛歲俸二十二兩。而河間則十
四兩八錢。山東東昌屬驛則十兩。河南彰德屬驛則
八兩八錢。若良鄉固節驛且以候迎。世廟龍飛盡
奪俸迄今不復矣。夫以小官之爲養廉者。旣甚儉而
侵削之出于他實者。又甚奢。則何可不畧加體恤乎。
竊查萬曆十一年題奉。欽依一款。撫按官將所屬
站銀查照地方衝敝及減派。分數多寡。稍爲裒益。不
必拘定舊額。各驛遍每年以解到之銀。儘其通融支

銷如有積年棍徒用強包攬侵欺尅落查明治罪如係答應過客夫馬中火稍溢于勘合之外者覈實亦准開銷該管府州縣官及驛傳道不得再行刪削。巡按查盤委官不必深求問罪追贖致官吏頭役計人攤賠如是則搜割不刻左右亦不得因爲嚇索而部困蘇矣。如在外衙門差官運解各樣錢糧併皇木等項原處領有扛解者不許應付此明條也。今或不問鄉價有無緊索應付矣。四川解皇木順江而下一驛千里何用多夫爲而委官索夫動以千計有司卒不能應或派里甲奸胥乘之有每夫一名索幫貼二三

兩者計水牌日經數無折夫銀兩多至數百金是何
法紀乎